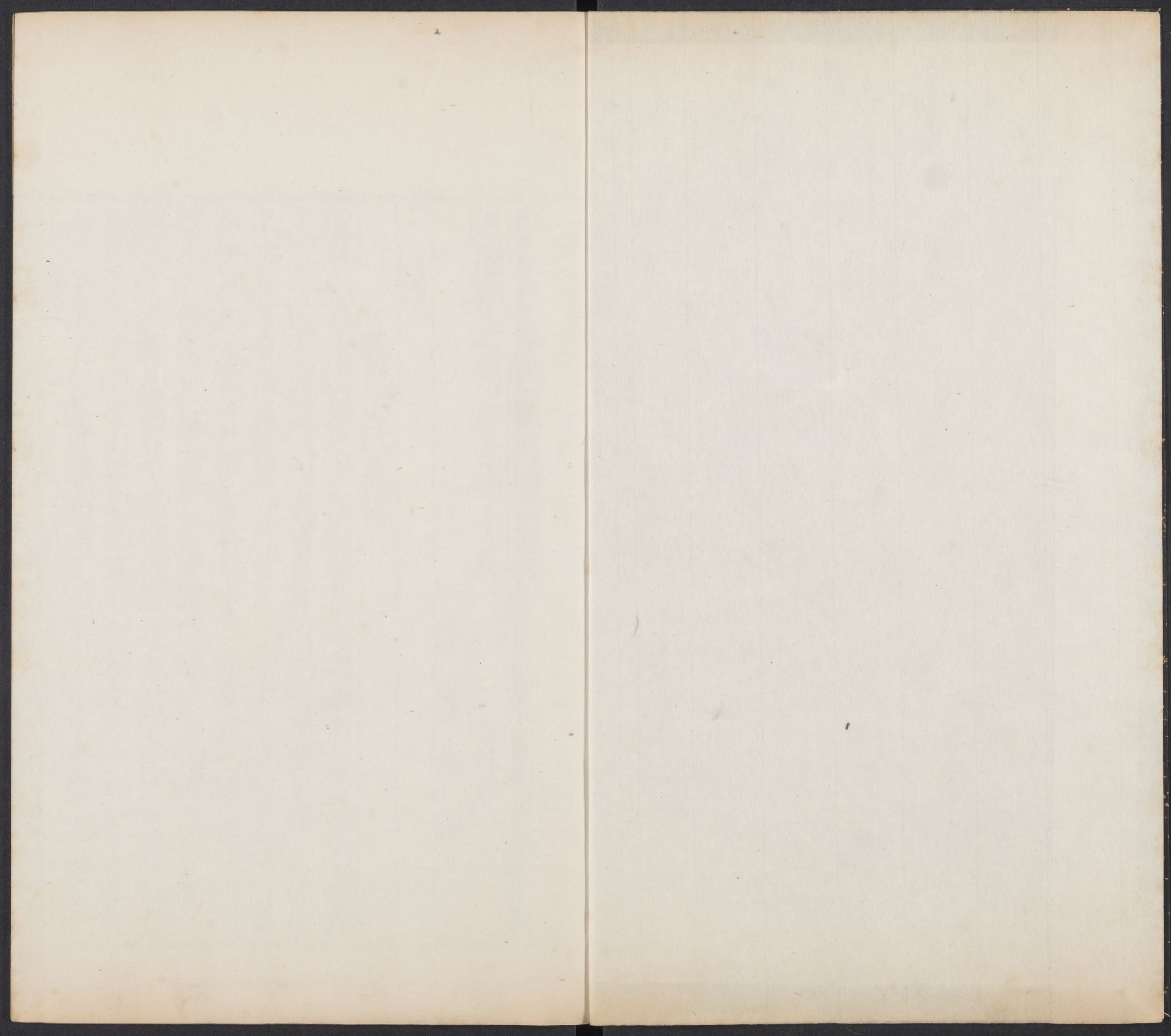


T5390/4450 (19)

19



道園錄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卷一

銘

龍虎山道觀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不同於儒墨也故其流傳於
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者有所因是漢之時去老子
未遠其言最用也然若於志者凡三十七卷凡百九十三篇
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詞
孺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最明之經書其相傳最尊者三
洞三十六部是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不知其書者
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
而老子至矣今其書尊而藏之以重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
漢大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觀之始也元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藁一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
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
未遠其言最用止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
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
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既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
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
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
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
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



雍虞集伯生

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方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蒼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

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於二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真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用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亦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查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干化亭亂孽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達要其宗歸如器在刑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使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縈紼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齊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
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
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久入莫窮其
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
壽入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筓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遯王貞白者隱此洞其
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
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豐茂

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
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
晴時或均弄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漚注無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以凡
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周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波恩命提點宮事蓋佳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
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鍾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為著
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
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冷愛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真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為一大士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聖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
慈雲供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觀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
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顯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
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眾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
諸寶王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復互含攝慈悲衆生故在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

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眾聖伴
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為雙等閑風信生盧葉雲散
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獸陰匿撻捨在陸帷幄何
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為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勝歛鎧橐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遐若義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皞皞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
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書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仿佛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
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斷迺反無
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魏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儔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大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衮贊神理塵寰外縻何間肉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怒之留何為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藥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殮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
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滯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來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煩煩主意上經十二妙補遺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致空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毫
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
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被真人慨然與悲深處巖洞流潤千
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衆星聚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天惟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游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湯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躡自在盤桓玉童編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復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為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湯炁天垂英散香群仙啓闕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心玉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真故與之
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憂有似我我象帝王質天
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異冥
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斂精宮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
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之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合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定滯昇真颯高飛危守潔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斬基遍歸山靈夜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爲苟可問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爲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蜩伏藏年穀成
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倫至祖宗華陽承光紫闕敷呪未
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太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緝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岸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曖曖曾霄二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真獨立不
群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貌乎相忘矣初安
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
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千百年不變而彌
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
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
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
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偃偃幾無以存其
身而清規微矣鄮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

傳流血脉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爲圖懷以
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
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
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
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
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叙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
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
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讖緯
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佑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爲辭固有
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廼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院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
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水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
之能事有槩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之至
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危碩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
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簫然亦
其數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鷺是以
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壯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其爲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
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
實者也矣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爲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藁二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吳真人序

堯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女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其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發動觀聽而示諸父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以綏

福獲也乃合縮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之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刃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永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入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待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
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
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
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
風雨略相似因依其意為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
互白雲謁之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濤霧合吾
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足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之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父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諷之義勸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夕為其所

爲以自爲方廼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爲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治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之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平千載之下入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之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愬然
以自鉢心剗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爲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彥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各勝爲之賦詩多至數
十又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旣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爲人
清明而能靜爲學弘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山衡華恒霍會
稽吳岳暨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
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竒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久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爲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 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旣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恐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輶掉策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木君至太不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專

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
予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詔予者乎嗟夫長林獲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斯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巳酉蜀虞某序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公輩人物土產風俗

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
夸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沉也蓄而不豐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
肆也紆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試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中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
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
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勲名富貴
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
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
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然有
凌雲之思使其倉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
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
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洗叟晴雲覆
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髮丹霞以為粳自我之不見靈
芝歲二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書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之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爲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宿之下也占者以爲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爲明地者作之以爲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故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竟爲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具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公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數萬壽有閣鼓鍾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長乂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

明之以報乎 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長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

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獲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出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 天子爲降敕書褒顯神君其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峯之爲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二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涇貴實與之通譜爲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戲一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朞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虜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嘆曰出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侷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嘻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高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盂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靳於言乎 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軌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大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冬之晝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疑然不動者通文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

西行皆苦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
嘗書火字傲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
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戲焉
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
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
說衆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竚尤敬異守有從父
以從官家居因竚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
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
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歛肌骨柔
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按
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
以爲呂洞賓云此二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
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
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丘之
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
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
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稜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
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璽書兼
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墳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
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
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
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
衆以真人對丞相昇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永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補進與臣俱臣為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繞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茲庵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鍾

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盃滿注水有盃焉盃大容數升窳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盃水中上水滿盃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其人為錢摠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為之宏麗者甚眾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以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驅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水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香嘆欲書其事於金闕未可併識諸

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閻皇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齊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誦閣學蕭公遠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父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乃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群公也歷歲歷時而不爲詭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玄德具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憇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慕之而以其事示集之惟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良齊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年也其徒

於宗師

爲第傳云

蒼玉軒新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嫌爲重室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蒼玉軒謂其

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者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第
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死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
是教之塋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
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
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
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
慈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
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
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
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
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
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乎斯也情之所
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在君子歸在民也
昔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柳又從而歌之聖人
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
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
而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
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
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東魯爲宗國最之瞻不遠伊
迹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
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
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

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爲廟以祠嶽
神父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
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
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
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
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
思微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王龍脫鱗奉行 詔書率
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瑋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
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二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
丹墀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
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
治棟楠用推當甍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
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顛眎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

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 詔書所以責長官者
自任輟已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
材擇善工詠吉日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墀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表工
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爲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已
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
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
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
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
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
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
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慕之以庇其民
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彙三

雍 真 集 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之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聞來視之不能言也獨謚巖愿居之父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雲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游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
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紹興監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父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一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凄凉家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遇大司空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衆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曉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刺者但斯之請也故為述
偈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隨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玆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
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印爾願力堅
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脩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
川山今日相山者也循其麓二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
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
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
被草木阮谷之容溝澮之通堰埭之緒節宣蓄泄以為稼穡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魏乎高哉穹窿欽奉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脩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已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熟去爲祥刑使者猶厲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記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黃緣文書汚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烏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兀保童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以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
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故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
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弟
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卹
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王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
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
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
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刊
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
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又而
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

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
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郵城任果前
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今丞從仕郎某郡張友
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
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
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虞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鄴州黃梅即黃梅爲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
住山始葺爲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体入城
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
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二韓萬奇上人從潘王
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
方為虎溪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
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二門黃金飾題榜
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廂垣廡
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庫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
新之務極崇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鉄甕

等庄或復或割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
鍾鼓鐃匱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脩百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閩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
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其成
者則大觀惠字希復也式又曰今

國家崇尚象教古昔

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
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
使李公信家本二韓二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
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
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絞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
之俾半脩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 璽書
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鄆同奉入城
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

年

月二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
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 詔翰林直學士臣
某爲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聞諸佛學之人曰釋迦
二十八傳爲達磨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
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旣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
即脩爲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潯仰
爲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
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二濟之六傳嫡孫
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
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始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巍々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眞寶局面不隔精純
稟具至陽德眞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
色沉々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
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章立刹成勿亟誰其作
者行通式臣某著銘 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
各迷朕祖號具足如 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其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奔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溝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畐天地 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爲竒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舊勞于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思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
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
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旃 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
公何私肅 清宮夙夜僕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
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
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旣予懷於焉作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顛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崑崙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鏗訇鼓鍾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齎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爾

蔚二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豪傑之
士出 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緼於是有人神人仙者
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
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
後若朱桃推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
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竒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
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桀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
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
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魄
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
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兩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為堂者幾祠某神為圓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為屋若干間門廡厨漏庫庾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二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翛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噩噩闕秦闕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義構旋按故堵雍繁蠹瘡數丁剗除噓噓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淫疵厲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

郡奏朝聞文出封壘曰必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
從伊祝何祕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
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
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
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
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
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
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
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
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戴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
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

命李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一品使齋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壘顯以壘書而別爲壘書給驛騎五命
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

語移時深稱

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爲孔者
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叅朕知老子所爲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孝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敬官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爲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清靜惠宗道家受整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
嘉煌 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靈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來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魏二渠二道貴因循不貴夜
作昔劬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塗其實錄以為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山豈嘗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為二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二壇又西為覆箱

師張其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為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窄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為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檐楹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兒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董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
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
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為制始備
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

靈鶴來冰來止所以休寧其脩真者尤邃密靚雅樂哉天人
之居乎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閔邈矣
今為其道者善傳
上意遂諸神明導賜社存善專一其
事也惟太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又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致顯榮極矣夫名
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
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入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為國
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峯特奇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隘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三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立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
仙峯又東為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大
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矣意者受賞而括約筭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繇其二峰之崇高巖厲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地多

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
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寂又如
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
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
監中杜曇求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齋于雲以錢百萬助成

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曩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
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者也南唐時皮羽南
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鑽為篆上清宮
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丙申主
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
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
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
以給眾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
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高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
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世祖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
而宮之屋日斲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

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李謙又作二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
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
廬陵曾德和曾巽申曾如
圭姑蘇周靜法也其後繼作日度不懈而宮皆新成者矣三
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
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
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
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予既聞而歎曰
山川之形勢為豪傑所臨依眾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
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
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
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筭將貯不罅而固匪橐而
盈谷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來我左右宰我

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君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
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孰其象偉若降精歸釜時停炳燎弗輕
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
熙夕灑肅二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
遂成一不逢穆二在朝皞二在野我宮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象正君暗室垣維命四用表衛中環旋制九州天邑之宮蒸
階之上靈氣肅然執其象傳若陰精歸至時傳場受佛經
食于珠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胡陽崇
庶夕願高二地其地將執其往復精明祥融清滋客充自然
逐皮靈靈不違穆二在國輝二在野我官恒新以認來考

道園集古詩卷之四十七

